

反對派輸打贏要的政改「民意戰」

高天問

特區政府公布了普選行政長官方案之後，反對派連續施展三招，發動了民意戰。第一招，設街站，未來數星期舉辦研討會，呼籲市民反對政改方案，誤導市民「袋住先」會「袋一世」；第二招，出動激進派，暴力狙擊落區宣傳政改方案的政府官員，封鎖推動普選的聲音；第三招，利用蠱惑人心的鍾氏民調，炮製「支持政改的人越來越少」的民調結果。總而言之，反對派就是不允許政府宣傳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普選的聲音，只允許反對派片面宣傳否決政改方案的歪理，更不斷製造反對政改的虛假民意，實行輸打贏要。

狙擊官員落區暴露心虛膽怯

反對派這樣做，是作賊心虛的表現。他們明知否決普選，扼殺500萬人「一人一票」選行政長官的權利，不得人心，必然會遭受選民的懲罰，在即將到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遭受到重大挫折，所以他們採取封鎖普選聲音的卑鄙手段，同時推出鍾氏民調造馬，製造支持普選民意不足的假象。反對派既要做壞事，又不想承擔後果，所以顯倒是非，硬說特區政府官員坐車巡遊，「落區不落車」，沒有「派傳單」，沒有接觸市民，沒有宣傳政改方案，純粹是「做騷」。

但市民都可以清楚看到，每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負責政改的主要官員落區，向市民介紹普選的重要

性和關鍵性，激進反對派就踩場，用粗口辱罵，破壞秩序，推撞群眾和官員，並不斷高聲叫囂，令到推介活動不能不中斷。政府唯有不再事先通知傳媒落區的時間和行程表，直接進入屋邨家訪，近距離與市民對話。反對派又出動「記協」進行攻擊，說政府的做法「破壞新聞自由」。總之，反對派無法無天，狙擊官員、破壞秩序，剝奪港人討論普選的自由和權利，都是對的。特區政府官員要避過反對派的暴力衝擊，避免群眾受傷，採取低調方式落區接觸群眾，竟然成爲一種「罪名」。反對派的所作所爲，和「文革」時期的紅衛兵沒有兩樣。

「袋住先，袋一世」誤導群眾

「一人一票」選舉行政長官，是貨真價實的普選，體現港人的民主權利。但是，反對派對普選怕得要死，恨得要命，硬說成是「假普選」。美國和英國的選舉，沒有「公民提名」，更加沒有「公民提名」成功當選行政長官的例子。美國和英國都是由政黨提名，由政黨經過篩選之後提出候選人。這樣做完全是爲了保證執政者由傳統政黨選出，避免因政權更迭而導致社會激烈動盪。

上世紀80年代制定基本法的時候，香港根本就沒有政黨，沒有足夠的執政人才，所以設計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推選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辦法，就是爲了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，保障港人安居樂業。西方的選舉制度爲了保證社會穩定，保證候選人的質量，可以允許有篩選，不存在排擠什麼人的問題。爲什麼反對派不說美英政黨篩選行政長官候選人是「假普選」？卻要說香港由提名委員會對候選人把關就是「假普選」？這是毫無道理的。

在引導民意方面，反對派更大做手脚。他們不斷宣傳「袋住先，袋一世」誤導群眾。然後，鍾氏民調又出盡花樣，設計詭計引導的問題，排擠了港人要求立法會通過普選方案的抉擇，讓主張「袋住先，再逐步改

善」的訊息不能傳遞出來，令市民不能作出正面的選擇。

否決政改違背主流民意

當前，大多數市民都認爲立法會應通過普選方案。「袋住先」，是最佳的選擇方案。市民亦明白，實現了普選，以後就不會再改變的說法是騙人的，因爲這違反歷史常識，不符合歷史進步的規律。基本法規定，香港的普選應循序漸進地發展，基本法亦安排了有關的政改機制，香港的普選正是這樣一步步走來的。反對派所謂「袋住先，袋一世」的說法，完全是配合鍾氏民調的騙人伎倆。

反對派和鍾氏民調打民意戰的狡猾和欺騙性，說明了他們的卑鄙，說明了他們對普選的恐懼。如果反對派的民意調查中，敢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：「如果否決了政改方案，你認爲否決的人能否在30年內，幫助香港找到一個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支持通過，符合基本法的方案嗎？」這個問題，說明了「普選不袋住先，就會一世都有」。反對派如果敢這樣提問，才能找出香港真正的民意。

顏汶羽「升呢」掌青民 更「貼地」蒐民意

俗云：「創業難，守業更難。」青年民建聯（青民）由2004年成立至今，彈指11年間，躍升成本港最重要的青年組織之一。剛接過青民主席大任的顏汶羽昨日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坦言，爲更好把脈香港青年的想法，青民未來會循「兩大方向」發展：加強專業政策研究、全面地區化，包括強化與18區支部的互動，與支部「拍住做」，由下而上，讓青民更加「貼地」，及善用網絡平台及社會行動，擔當好青年與特區政府的橋樑，務求將青民工作做到更深、更闊、更廣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

剛接棒青民主席，顏汶羽已經滿腹大計。他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，希望青民未來會循兩大方向發展，一是全面地區化及加強專業政策研究，讓青民更加「貼地」，「隨着民建聯新班子成立，青民並會配合專業化的定位，透過兩大方向，更好把脈香港青年的想法。」

各界非常關注香港青年發展，因此，青民第二個發展方向是要定期搭建互動平台，讓青年可以近距離接觸政策，「青民過往都有舉辦政黨實習計劃及青年論壇等計劃。其實，青年政策與扶貧政策十分相似，兩者都是散落在不同政策局，若特區政府牽頭成立類似扶貧委員會小組，將有助統領青年政策。」

擬設四小組上達民情

他解釋，民建聯是從地區出發的政黨，青民發展也要轉趨全面地區化，包括強化與18區支部的互動，與支部「拍住做」，並會參考民建聯架構，增加18區支部的青年委員。他初步計劃在委員會轄下成立政策研究、地區議題、學校及青年團體聯絡4個小組，由下而上，更好吸納青年聲音，但仍然有待新一屆委員會商討。

香港新生代青年苦無發表渠道，顏汶羽指出，自從非法「佔領」行動發生以來，

「面書」與青年論時事

事實上，青民已開始利用網絡平台與青年溝通，包括每日定期在「面書」（facebook）點評時事，「委員每日會就熱門時事作點評，清楚表達青民對政策意見，青民又會設計新口號及代表性的標記，更立體展現青民形象，讓青年更加認識民建聯。正如我的中學同學，他因爲『反國教』圍堵政總，但與他理性討論後，他慨嘆：唔早啲講？說明不少人不清楚民建聯的看法。」



顏汶羽昨在專訪中大談青民未來工作方向。

莫雪芝 攝

讓青民工作深闊廣

香港政制發展正處於關鍵時刻，青民如何更好地發揮角色作用？顏汶羽強調，目前最重要的是「向原地踏步說不」，「支持政改前行的原因相當簡單：大家想有普選定無普選？由1,200人選舉委員會，到500萬名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，這不是民主的進步嗎？為何不支持方案通過？我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政府的政改方案肯定比原地踏步更加民主。未來青民亦會落區宣傳政改方案。」

青民過去打造出多張亮麗的成績表，如今要守護好青民品牌，顏汶羽嘆言：「責任重大。」青民前兩任主席張國鈞及周浩鼎，努力爲青民打下扎實基礎，會員數字不斷上升，時至今日維持在1,400名至1,600名會員，「雖然背負着很多人的很大期望，我會盡力將青民工作做到更深、更闊、更廣。」

家人支持朝朝做早站

除了師父，顏汶羽同樣感激父母及妻子的支持，「從政肯定不是爲錢，更重要是幫到市民。因此，除非有會議舉行，否則我仍然堅持朝朝做早站，做一個睇到、摸到、講到的區議員。世事是好奇妙，有時小朋友一句『顏汶羽嚟喇』，甚或一個『飛吻』，已教我滿足。我媽媽每日都會陪我做早站，所以，我好感激父母和太太的支持。」

感激「橄欖師父」身教助人為樂

當過陳鑑林議員助理，到未畢業就擔當區議會增選委員，隨後經歷選舉洗禮，最終憑藉成功需苦幹，「一步一腳印」，如今「升呢」爲民建聯「三新」：新中委、新常委、新青民主席。回望從政的八個年頭，顏汶羽最感激是遇到他的人生伯樂——「師父」陳鑑林（橄欖），不單教懂他放下身段服務社會，更重要的是助人爲樂不問回報的身教。

當議員助理實戰學習

千里馬也須伯樂扶持。顏汶羽幸運地遇到「師父」陳鑑林。顏汶羽昨日在接受訪問時憶述指，2007年他有機會在陳鑑林辦公室實習，感受到政策始終是由下而上。隨後，他加入民建聯擔任區議會增選委員，出任人力事務委員會副發言人。畢業後，他擔任陳鑑林助理，在「木人巷」學到實戰經驗，到後來經歷選舉洗禮，並成功當選觀塘區區議員。

談到「師父」陳鑑林，顏汶羽總是百般感受，「師父一定是人生伯樂，由他絕對信任身邊的青年；到事無大小親力親爲，上至政策諮詢，下至修理馬桶水箱，師父都是一手包辦。他做事係唔聲唔聲，最重要係幫到人。他教懂我從政者是不問回報助人為樂。」

雖有伯樂扶持，但更重要是個人努力。談到從政辛酸，他坦言，區議會選舉是他從政路上的重要經歷，「當年我挑戰選區，選情不被看好，但師父依然全力支持，可以說是當時唯一的支援，最終咬緊牙關成功當選。師父每次的拍胸脯，都帶來最窩心的鼓勵。由報名到開票，師父一直陪伴在則；選舉結束後，師父亦第一時間督促我報考博士，好感激。」

白鴿批「雙學」掙廿萬當「掙煲」

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（AV仁）計劃透過辭職發動「變相公投」，試圖「綁架」其他反對派黨派協助宣傳，爲「垂危」的民主黨打一支「還魂針」。不過，學聯和「學民思潮」均「唔落搭」，意味「辭職公投」可能告吹。有民主黨中人昨日批評，「雙學」煽風點火要求反對派策動「公投」卻又臨陣縮沙，更點名指「學民」支持「公投」的20萬元等同「掙煲費」，是在與「變相公投」劃清界線。

該名民主黨中人昨日向本報指出，所謂「變相公投」的構思最初是「雙學」所鼓吹的，該黨原意希望推動「變相公投」，「團結」所有反對派組織一起反對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，及要求重啓「政改五步曲」，

但現在「鬼搵腳」，各有各散。

「辭職公投」甩轆或流產

他形容，「變相公投」這部「車」已經啓動，卻突然「脫了兩個車輪（『雙學』）」，能否開到「終點站」仍然是未知之數，再推動「變相公投」根本沒有意思，「原先有7個車輪，現在剩下5個。大家都不知道幾時又會少幾個，不知道6月民主黨舉行會員大會（表決是否『公投』）時會變成什麼情況。」

就「學民思潮」稱不參加所謂「公投委員會」，但會撥款20萬元支持，該名民主黨中人坦言，「你估（『變相公投』）費用平咩！保守估計每個參與單位要

支付80萬元。最初，大家的構思是各組織先承擔20萬元，餘數向社會籌募……今次『學民』掙20萬元就退人，好像『掙煲費』一樣，以爲給了錢就可以抽身而退。」

計劃增難度需重新評估

他坦言，由於「雙學」態度轉變，令「變相公投」缺乏年輕人的支持，民主黨已承認，隨着「雙學」退出，增加「變相公投」的難度，需要急謀對策，包括重新評估形勢，評估會否有足夠支持才決定是否如期「去馬」或取消計劃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



何俊仁的「辭職公投」計劃或因「雙學」轉軚而告吹。

鍾氏民調「袋住先」大幅下降的玄機

徐庶



鍾庭耀的民意調查，是反對派打政改「民意戰」的工具。其公布的第一個民調結果，就說撥政改的人僅爲47%，就像玩魔術一樣，把支持通過政改的人由60%一下削減了13個百分點。其實，鍾氏民調的欺騙性很大，在不同地區、不同時段進行調查，完全可以得到反對派想要的結果。

鍾庭耀的民意調查，提問的方法和語境很有蠱惑。其提問方法，與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所做的政改民

調，問題的字眼就有很大的不同。無線和有線調查的問題是：「是否支持通過政改方案？」結果，支持立法會通過方案的人就比較多。因爲這意味着方案雖然不是最美好，如果不要的話，就變成了遙遙無期，所以受訪者同意「袋住先」。因爲「一人一票」選舉總是比較1,200人選舉好得多。

但是，鍾庭耀設計的問題字眼，爲「是否支持政改方案？」結果支持者只有47%。因爲這個問題完全不涉及立法會應否通過，而是說你是否支持方案，有人覺得方案仍然不算完美，可以爭取好一些，就回答不

支持。這種提問基本上排除了「袋住先」的選擇。鍾庭耀對政改問題有預設立場，他去年就搞過「622公投」，一早把所有溫和民主派的方案擠掉，再拿去讓經過篩選的受訪者投票，還可以重複投票、可以造馬，結果可想而知，「公投」不過是爲催谷「公民提名」方案。

民調的調查員是什麼人，也是一個關鍵。如果起用激進派支持者，結果會怎麼樣，基本可以知道。所以《蘋果日報》一早未卜先知，對未來民意調查結果下了判斷，說「支持政改民意下跌率高」。

一貫以來，鍾庭耀的民意調查，都是爲具體的政治派別、具體的政治目標服務。現在反對派要否決政改方案，又不想承擔否決被選民懲罰的後果，所以他們使出「支持通過政改民意」大幅下降的招數，爲他們

剝奪500萬選民的普選權提供借口。

過往每一次立法會選舉，鍾庭耀的民意調查都不斷爲影響選舉結果而造馬。民建聯、工聯會的候選人肯定沒有支持度的，反對派候選人的支持度則非常高。可幸選舉結果卻不是這樣。鍾庭耀的票站調查就更加離譜。以2012年立法會票站調查爲例，鍾庭耀的票站調查評估，公民黨陳淑莊當選「機會較高」，選情較新民主黨主席劉淑儀及工聯會王國興的「機會均等」樂觀。最終陳淑莊落選，後兩人則當選。九龍西民建聯的參選人蔣麗芸，鍾庭耀的票站調查推測她當選「機會均等」，但最後將以該區最高票當選。九龍東「人民力量」的黃洋達，鍾庭耀推測她當選「機會較高」，謝偉俊只是「機會均等」，結果卻相反。鍾氏民調有多準，大家有眼睺睺。